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39nB442

# 大笑崇禪師語錄

清 崇說　空情錄（依駒本印）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# 目次
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序
    - 洪圖光序
    - 沈克齋序
    - 超原序
  - 目次
  - 請啟
  - 住夔州府萬縣觀音山寶積寺
  - 小參
  - 茶話
  - 機緣
  - 佛事
    - 掛鐘板
    - 摘鐘板
    - 為治平鐵祖畢九設供
    - 為治平鐵祖設忌
    - 高峰老人圓寂拈香
    - 三期設供
    - 老人圓寂治平竺和尚封筋…
    - 迎老人真歸寶積安位
    - 二九設供
    - 八九設供
    - 畢九設供
    - 百期設供
    - 二周設忌
    - 掃聚雲萬祖塔
    - 為慶雲卓峰法兄設供
    - 收靈骨
    - 送靈骨
    - 入塔
    - 為無動大德起龕
    - 舉火
    - 為見修大德送靈骨入江

        - 為高峰老人設忌
        - 為越宗化主收靈骨
        - 入塔
        - 迎靈安位
        - 為天然禪人入塔
    - 頌古
    - 書問
        - 復雲根諸紳士
        - 與嘉禾沈克齋法兄
        - 復普陀別菴和尚
        - 復永壽笑旨侄孫大師
    - 雜著
        - 閒散歌
        - 山居次韻
        - 夜坐賡韻
        - 曇華詠雪次韻
        - 山居雜吟
    - 行實
- 卷目次
    - 1
    - 2
    - 3
- 贊助資訊

# 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## 大笑崇禪師語錄序

宗門之興廢，在人不在法；祖道之隆替，在法不在人。自初祖手提密印，直指人心，迨後五葉分燈，家風互顯，各有偉人，未若臨濟彌天廣被，續佛慧命於積衰久廢之餘，使海內咸知向上。遞傳大慧說法，徑山皎日在懷，英風振世，克紹祖規，顯揚從上宗旨，其烜赫為何如也？大笑禪師係三山和尚嫡嗣，徑山大慧後裔，分身唱道，自西蜀雲貴，無論遐陬海澨、水郭山塘、塵壒闤闠，凡所經歷，賢士大夫、縉紳先生、緇白四眾，靡不瞻皈，咸請闡揚宗乘，起衰立極。今其語錄南行，如無價明珠照耀南北，機辯呈童壽之鋒，文彩擅貫休之譽，洵直接楊岐之脈，獨踞高峰之堂矣。敬於繙閱之下，書數語于簡端，讀是編者，寧以余言為河深也哉？

梅槎洪圖光拜題

## 大笑禪師語錄序

大慧老人以金翅鳥王劈海直取龍吞手腳勘驗學者，臨濟之道烜赫一時，直下兒孫雖隅處巴蜀，其餘韻聞之殊異眾鳴，如吹萬真、鐵壁機、三山來，其道自微而著，化流江浙，人始知有大慧之裔，皆林林碩大之士也。大笑禪師飽餐禪悅，晚契高峰來老人之室，為一時當事者逼其出世於高峰、寶積諸剎。上堂小參，皆其不得已，拿三道四，日積成卷。余與禪師忝為同門，不敢揜其光彩，乃一言以弁其首，倘撞著一箇半箇具眼衲僧，謂禪師無此語，莫謗禪師好，老夫罪過亦何敢辭？

時康熙庚午重九後二日，　古秀州同門法弟沈克齋廷勱謹識。

## 序

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，何嘗有語？權說、實說、法說、喻說，何嘗無語？四十九年，不說一字，語而無語；巖中宴坐，諸天雨花，無語而語。以語為語、以無語為無語者，中人以下也；以無語為語、以語為無語者，中人以上也。大笑和尚承嗣高峰，峰嗣慶忠，忠嗣聚雲，雲嗣朝陽，陽嗣鐵牛，牛遞接徑山，歷歷源頭，一代不讓一代，其聲名久播西蜀矣。此卷即和尚繼席高峰，開堂寶積諸剎之法語也。其旨甚要而語不煩，較之鉤章棘句爛然駭人者，奚啻霄壤哉？予雖未嘗與寶積握手談心，而三復斯錄，有如親見寶積矣。遂謂廣大師曰：「令師斯錄，不可輕與中人以下者閱。」何以言之？

彼徒以語為語，以無語為無語，而不知無語而語，語而無語也。使以斯錄入於續燈之中，必為諸方尊宿共相贊歎曰：徑山之下，可謂有人矣。

時康熙壬申年春王正月人日，莆陽超原澹崖氏拜撰。

## 大笑崇禪師語錄目次


序文
卷上
　上堂
卷中
　小參
　茶話
　機緣
　佛事
卷下
　頌古(著拈)
　書問
　雜著
　行實


## 附萬邑當事縉紳請啟

伏以祖意西來，淮海江湖悉變酪；法幢東建，星辰日月盡傳燈。良由宗教之乘殊，故爾根莖之器異。欲點白雪，須敞紅爐。恭惟　大笑老和尚，高峰嫡嗣，雙徑遠孫。守道有年，寶壽薑愈辛愈辣；操心無替，楊岐盞益淨益瑩。匪曰德重神欽，實乃道高虎伏。靈鵝護足，頑石點頭。眾等意類狂猿，情猶野馬。竊聞明心見性之旨，罔諳參禪了悟之方。揀小春節後悠且長，訂望旦令辰圓而滿。舒忱有自，祈降蓮臺。南浦江岸，老幼貴賤齊沾花雨之滋；西蜀川城，真俗賢豪共聆韶鐸之響。嶺梅梢上香噴噴，憑師拈示指端；柏樹庭前色離離，倩誰掀翻鼻孔？獅音震吼，獸跡潛蹤。伏願高懸法印，大展金鑞。立主立賓，隊隊象龍隨蹴踏；為玄為要，頭頭棒喝信施陳。頓令門外快抽身，直教竿頭早進步。三空敬仰，四眾歡騰。(眾等)無任踴躍之至。

法弟張永輝、程鼎、程豫、程升、程晉謹啟。

大笑崇禪師語錄卷之上

## 住夔州府萬縣觀音山寶積寺

康熙乙卯，師在高峰，受總戎覲橋易公暨諸將士、縉紳、四眾等請入院。
土地。卓拄杖，云：「神從此來，靈從此起，永鎮三門，不可輕易。時然後言，切忌傳言送語。咄！」
三門。「誰能出不由戶？何莫由斯道也？但有伶俐衲僧，都隨山僧腳跟進來。」
接引殿。「手裏明珠，從何而得？放大毫光，是甚麼色？引導眾生，悲願莫測。賊賊，伸手也得，縮手也得。」
伽藍殿。「靈山受囑，悲願胡存。咄！一回舉起一回新。」
佛殿。喝一喝，云：「一則不可，何況有三？且這一群牛馬終朝坐在裏許，不免十分尊貴，未審濟甚麼邊事？即今新寶積到來，用無情毒手一棒敲翻窠窟，大家和泥合水、七縱八橫，又作麼生款待？」良久，復喝一喝。
方丈。「橫一丈，順十尺，佛祖不能窺，鬼神亦難覷。山僧到此，百無禁忌，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。」
即於是日請上堂。拈啟云：「毛錐未動，文彩全彰，山僧未出方丈持，法輪已被鎮臺易公為汝諸人轉了也。若能於茲薦得，不勞重為表白；其或未然，還請維那宣讀。」讀畢，師指法座云：「盡虛空是箇寶華王座，一任或高或低；遍法界是箇法身，那管是凡是聖？山僧到這裏，踏破毘盧頂，抹殺釋迦文，須彌燈王退位，舜若多神潛形，任是碧眼胡僧到這裏也須乞命。」喝一喝，遂陞。拈香云：「此瓣香，普天尊貴，匝地馨香，熏之則萬邦協和，煽之則黎民安泰。爇向爐中，奉祝當今皇帝萬歲、東宮太子千秋，伏願一人端拱，萬國咸寧，河海晏清，四方同慶。」次拈云：「此瓣香，多生種植，累劫栽培，至固至堅、如金如玉，爇向爐中，奉為滿朝文武、闔國公卿、鎮臺易公、宰官紳士，伏願福基穩固，長為國家之砥礎；壽算愈增，永作法苑之金湯。」次拈云：「這瓣香自從曹溪岸畔、玉印山前、崇聖院裏中下毒種，直至而今氣噴諸方，從不可思議中拈出，供養現住曇華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二十七世上三下山老和尚，用酬法乳之恩。」斂衣就座。維那白槌云：「法筵龍象眾，當觀第一義。」師顧視左右云：「會麼？法無定相，遇緣即宗。山僧今日被人抑逼出來，重闢此山。要知此山原來嵯峨聳峙，壁立萬仞，常放光明，照徹三千大千世界。叵耐劫火之後，荊棘挺生，迷失道路，將此山光明埋沒已久。故爾山僧到來，未免多費手腳。」

以拄杖作刈草勢云：「撥盡群陰返太原，大地山河無遮蔽。」維那再白槌云：「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」師下座。
上堂。「釋迦掩室於摩竭，淨名杜口於毘耶，二老各與三十拄杖。今山僧門開八字，一任諸人橫行順行、左行右行，切恐汝等行到水窮山盡處、把斷要津處，有人擒著向你索飯錢，那時口似扁擔，方知腳跟下大有事在。」
高峰老人圓寂，就高峰祖院上堂。拈拄杖畫〇相，云：「諸仁者！還見麼？此是我老人底面目，無增無減。」卓一卓，云：「還聞麼？此是我老人底腳跟，不動不移。橫身落在不肖兒即手中，只得向人天眾前一回舉出。雖然如是，也是自揚家醜。崇上座自崇聖院裏相隨三十餘載，屢遭毒害，至今滿口含冤，猶未洗雪。可恨這老漢狼心不歇，卻又抽車拽炮，故意放輪，將高峰院子乾屎橛七長八短、破沙盆有邊沒邊重新交付。即今不肖兒郎又如何舉唱？」復卓一卓，云：「七長八短乾屎橛，倏爾齊整；有邊沒邊破沙盆，依舊團圞。團圞後又作麼生？男兒自有沖霄志，不向如來行處行。」
上堂。拈拄杖，卓一卓，喝一喝，云：「臨濟、德山來也，在山僧拄杖頭上論義，拄杖子遏捺不住。即今有不顧危亡底，出來與他相見。」僧出，師打，云：「德山棒，臨濟喝，今日與君重點破。左邊底切須承當，右邊底何勞裁酌？龐公賣笊籬，普化搖鈴鐸。」復卓一卓，喝一喝。
上堂。揮拂子，云：「欲從這裏入者，譬如行遠必自邇，登高必自卑。且道如何是絕頂底一句？」擊禪床，曰：「千山皆仰止，萬派盡朝宗。」
說戒，上堂。「石中有玉，沙裏有金，鑿石得玉，淘沙見金。」驀拈拄杖，卓一卓，云：「即今為汝諸人鑿開玉、淘出金，汝等於茲拾得，彼彼男子、各各丈夫，何須謹秉釋迦、讓美彌勒？無繩自縛，好肉剜瘡，說甚殺、盜、淫、妄、食肉、飲酒？一任殺佛、殺祖，作箇白拈賊，頻將黑豆換人眼珠。雖然，也須朝乾夕惕，履薄臨深。豈不聞？昔日神秀大師與槽廠行者同參黃梅五祖，祖一日令各陳所見：『倘有證入，付汝衣缽，為第六代祖師。』神秀呈偈云：『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。』行者亦呈偈云：『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？』看這二老，一箇有殺人刀、無活人劍，一箇有活人劍、無殺人刀，正好各與三十拄杖，向後不許徐六擔板，免使受人瞥起爭端。即今設有勞不肯底出來道：『長老也須自喫三十拄杖。』且道過在甚麼處？」撫案一下，云：「不因柳毅傳鄉信，何緣得到洞庭湖？」

高峰老人周年，設忌。「諸仁者知麼？此是我老人放身捨命之期，全身落在不肖兒郎手裏，一任殺活縱擒，收來放去。十八日已前有尾無頭，夜半日頭紅；十八日已後有頭無尾，午時星斗現。即今十八日又如何？恁麼去也，出戶不行青草地；恁麼住也，歸家豈坐白雲床？眾中若有伶俐衲僧出來道：長『老！臨濟兒孫說誰家語話？』但向道：『今日老人忌辰，也少這一分供養不得。』」

上堂。僧出，喝一喝，云：「且道是主？是賓？」師打，云：「山僧今日不與汝分。」進云：「若人識得心，大地無寸土。既無寸土，向甚麼處安身立命？」師云：「開驢胎，入馬腹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先照後用？」師云：「汝問甚麼？」僧擬開口，師便打。進云：「如何是先用後照？」師打，云：「會麼？」僧禮拜，師云：「是汝討得底。」僧出，師驀頭一棒，僧云：「謝和尚指示。」師云：「且莫詐明頭。」僧出，師舉拄杖，云：「還識這箇麼？」僧禮拜，師便打，乃豎拂子，云：「這一半，那一半，東邊有，西邊有，點捏拳，長伸手，象王行，獅子吼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昨夜總角山與黑灘子鬥額，勝負未分，被山僧拄杖子無端惡發，趁出萬仞峰前、大洋海外，直至而今永無蹤跡。無蹤跡且又如何舉唱？」復喝一喝。

上堂。「震法雷，飛閃電，夜叉頭，菩薩面，鬥雪寒梅，隨風柳線，賢善賢善，秦時[車*度]轢鑽。」

說戒，上堂。「從上諸佛設立科條，總欲汝等外息諸緣、內心無喘，心如墻壁，方可入道。縱爾大地平沉，猶是階梯下底事。何以故？譬如造層樓者，先[祝/土]其基，然後雕梁畫棟、碧瓦朱提，可以舒天外之霓而佩雲中之鳳，內藏珠玉，外飾大觀。遐哉！誠厚福者之所居也。且道居後一句又作麼生？」拈拄杖卓一卓，連喝三喝，下座。

上堂。「若論此事，西天四七、東土二三，都來沒啟口處。即今山僧不惜口業，為爾諸昆仲道箇親切句子供養諸人。」豎拄杖，云：「兩箇五百是一貫，耳躲原來皮兩片，眉橫鼻直髮朝天，上元原是正月半。」復豎拄杖，云：「看！看！鼻孔有氣者出來相見。」

高峰老人三周，設忌。指真云：「這老漢鬼面神頭，無醜可醜，眼空宇宙，看破世界浮漚；口似懸河，說盡人間禪病。一條毒棒打殺諸方，頓令活者死、死者甦，盲者明、愚者醒，貧者富、富者貧，一向於驪龍頷下取珠、猛虎口裏奪食，鬼神莫覷、佛祖難窺，於今性命渾身落在性崇手中，一切放伊不過，把住亦在我、放行亦在我。把住也，大千世界不能該；放行也，藕絲孔裏未為窄。賊！賊！也只是鼻直眉橫，心行如何太剋？只茲三載已周，不肖兒郎只得以怨報德。」顧視左右，云：「會麼？於戲！尚饗。」

康熙戊辰十月望日，邑侯張公暨縉紳士庶等，請師於寶積本院。結制，上堂。「舒卷絲綸數十秋，輕輕不覺雪盈頭，而今舉釣清波上，赤尾鯨鯢快上鉤。」座元出，師云：「寧向直中取，不向曲中求。」元作禮歸眾，師云：「好箇阿師。」僧問：「寶積禪林昔年初創，此日重修。初創、重修，是同？是別？」師震威一喝，僧擬開口，師便打，僧禮拜，乃云：「大丈夫，伶俐漢，肘後須懸奪命符，手中常握金剛劍，早已能摧佛祖心，何況喪卻天魔膽？摧了心，喪卻膽，太平底定斬盡癡頑，奚俟三條椽下、七尺單前，磨裙擦褲，數坐安禪，一任行便行、坐便坐，饑喫飯、困打眠，任性逍遙，得大自在？若有絲毫罣念，便是三塗業因，瞥爾情生，萬劫羈鎖，聖名凡號總屬虛聲，殊相劣形皆成幻色。山僧恁麼告報，也是好肉剜瘡，檢點將來，有何交涉？既沒交涉，即今建會期主如何報稱？」顧視左右，云：「常將日月為天眼，拈出須彌作壽山。」

邑侯張公送大殿額至，夏旭東薦親，同傅和璞、易夔林、羅開美眾檀越請上堂。拈拄杖畫〇相，云：「此是邑侯張公格外垂青底正眼，盼及林泉，懸額於不二門頭，種福於恒沙劫內，韓公衣千年復現，蘇子帶此日重新。」卓一卓，云：「此是本境眾檀越護持法苑底一片肫誠。」復卓一卓，云：「此是今晨會主追薦宗親底一段孝思。山僧今日借渠鼻孔出氣，輕輕熏動。諸人若能於茲薦得，一任天恩、地恩、君親恩、師長檀越恩同伸報盡；脫或未然，切須知有。且道知有箇甚麼？」復卓一卓，云：「百年三萬六千日，牙齒依然還在口。且道其中還有事也無？酆、鮑、史、唐、俞、任、袁、柳。」

冬至，上堂。座元問：「座上燭影燦煌，爐內檀煙縹緲，祝延聖明統御，慶賀我國晏然。和尚分上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山僧一時忘卻了也。」進云：「繩陰剛剝盡，一陽又始生，烏漆盆擊碎，琉璃盞現成。就裏機關，和尚如何指示？」師云：「午時星斗現，夜半日頭紅。」進云：「四時氣運時轉，八卦循環顛倒顛，未審是卦轉氣？氣轉卦？」師云：「囉囉哩，哩囉囉。」進云：「和尚一向腳板朝前，終朝眉毛掃地，其中還有奉重事也無？」師云：「山僧下座後歸方丈即向汝道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金果早朝猿摘去，玉花晚後鳳啣來。」師云：「一任顛倒。」元啐云：「某甲一時亂卻六十甲子了也。」師呵呵大笑。問：「某甲有一句話要問和尚。」師云：「是那一句？」僧便喝，師便打，僧云：「也瞞某甲不得。」師云：「山僧不如汝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親切句？」師云：「五九盡日又逢春。」「如何是轉身句？」師云：「山前綠竹，嶺後青松。」「如何是異類句？」師云：「張公喫酒李公醉。」「如何是青州布衫？」師云：「遮天蓋地。」僧佇思，師連棒打退，乃云：

「群陰今已盡，一陽又復還，時光增一線，慈明卻放參。卻放參，少機關，畢竟如何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臘月火燒山。」
長至後二日，陳榮瑣母難，請上堂。豎拄杖云：「惟有這天機，覿面無殊隔。」喝一喝云：「平空發迅雷，勾甲咸萌拆，野壑蟄龍吟，諸人勿疑惑。既不疑惑，且道盧舍那如來應化甚麼國土？」顧視左右云：「東勝神州，北鬱單越，過此後如何？今朝誕生人，畢竟陳檀越。既是陳檀越母難之辰，且道山僧又如何慶祝？昨夜福星朗耀，今朝壽域弘開，無邊仙子下瑤臺，但看舞松戲彩。祝君壽比日之昇，祝君福比月之恒，日昇與月恒，猶尚有虧盈。祝君壽兮比南冥，南冥不及大椿臻。」卓一卓云：「惟有這箇算無數，花甲重重不記春。」
佛成道日說戒，值師誕，傅檀越請上堂。師召眾云：「會麼？瞿曇老漢於此夜捏目生花，奇哉三歎，於後四十九年中設立科條，說甚一歸依、二歸依、三歸依、安陀會、鬱多羅、僧伽黎，惹得後代兒孫依例攀條，無繩自縛。山僧作箇旁不肯底忍俊不禁，亦乘此日輥入堪忍界中，擬欲於馬頭上截角、龜背上拔毛，直至而今抱恨含冤洗雪不得。看來順水推船即易，逆風把柁則難，只得混入水牯牛隊裏，大家和泥合水，將睹星悟道的隨分拈來，大庾嶺頭提不起底覿面交付。」舉起衣角云：「且道除此之外更付箇甚麼？」喝一喝，下座。
相亭傅檀越誕期，請上堂。問：「今日傅檀越母難之辰，於茲設供飯僧，請和尚陞座，有何言句以酬來意？」師云：「露香仙果桃初熟，雪點寒梢梅正春。」進云：「歷年弘護，志切依皈，畢竟得何功德？」師云：「堂上椿萱同映彩，階前蘭桂自聯芳。」進云：「已生面目即不問，未生面目是如何？」師震威一喝，僧歸位。師乃云：「若道未生面目，山僧未出方丈時早為傅檀越露出了也，恐有未見未聞者，且聽山僧一一註出：天得之以清，地得之以寧，君王得之坐治太平，文武百官得之輔相裁成，衲僧得之也不過鼻直眉橫。這些且置。」驀豎拄杖，云：「即今無量壽尊來也，諸人還見麼？滄海幾經變？春秋不記年。」卓一卓。
元旦，說戒，上堂。「天何言？四時行。地何言？百物生。君何言？萬邦寧。風調雨順，海晏河清。」拈拄杖，卓一卓，云：「惟有這箇無四序，一回舉起一回新。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，諸人記取湯之盤銘。既爾日新又新，何罪不滅？何戒不臻？豈待雞足山中等箇人？堪笑老迦葉多年鈍置，玅慈氏[奴/目]目鼓睛，何似寶積信手拈來，覿面區分？且道區分箇甚麼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爆竹一聲除舊，桃符萬戶更新，不因風皺面，怎得水成紋？元正啟祚，

萬物咸亨，因時納祐，慶無不禎。修心綢繆牖戶，切須信受奉行。」

上元，相亭傅檀越率男爾玉、智還、利幽請上堂。問：「燈燈續燄，祖祖相傳，未審傳箇甚麼？」師云：「寶積門外石獅子。」進云：「雞寒上樹，鴨寒下水，意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月半是十五。」僧出，師以拄杖畫○相示之，進云：「人境俱奪了也，和尚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汝且退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萬法歸一？」師云：「還識山僧手中拄杖麼？」進云：「畢竟一歸何處？」師云：「顛三倒四。」進云：「劫火洞然，大千俱壞，未審這箇壞不壞？」師卓拄杖，云：「也須疑著。」乃云：「今朝正月十五，處處敲鑼擊鼓，昨期戩穀迎祥，今朝天官賜福，明明報與君知，諸人切須薦取。五九盡日又逢春，冬至寒食一百五，莫瞞盱，休莽鹵，金吾不禁夜行人，一任諸人來與去。來即恁麼來，去亦恁麼去，長安大道草漫漫，華堂便生荊棘樹。問阿娘，和阿父，浪子天涯不肯歸，倚門倚閭遙瞻佇。欲斷腸，深懷慕，饑寒凍餒誰管顧？」驀豎拄杖，云：「回互？不回互？」良久，靠拄杖，云：「吁嗟已兮，歸寧父母。雖然如是，即今相亭檀越乘茲上元之期供佛飯僧，憐憫冥途孤魂、異類鬼神，普施玉液瓊漿，設放瑜伽法食，且道利益何如？」撫案一下，云：「於茲薦得，頓見四恩普報、三有齊資，一切蠢動含靈莫不於茲沾其利濟；脫或未然，且聽因齋慶讚。愛日堂中，樹樹椿萱榮晚景；步雲梯上，雙雙桂子躍龍門。八九子，爾小生分明記取。」

夏貴還誕日，設齋祈嗣，請上堂。問：「昨夜星移斗轉，今朝瑞藹南宸，彌空花雨鋪瑞色，遍地法雲布嘉祥，未審是今時消息？未審是那畔機關？」師云：「無鬚鎖子兩頭搖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翡翠踏翻荷葉雨，鷺鷥穿破竹林煙。」師云：「日午打三更。」進云：「即今貴還居士逢渠母難，竭力傾誠營齋供眾，皆因箕裘少托、嗣續維艱，迎請和尚登曲彔床，且道以何利益？」師云：「吞日精，啖月華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桂子月中落，天香雲外飄。」師云：「言必有中。」進云：「古人道：『舉一不得舉二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。』某甲已落第二了也，且道一畢竟如何舉？」師云：「山僧答汝這話不得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東翻西覆隨風舞，倒墜橫垂信月移。」師云：「弄潮須是吳江客，別語還他漢地人。」僧作禮，師云：「一得一失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普度群生一句？」師云：「趙錢孫李，周吳鄭王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摧邪輔正句？」師云：「東打西敲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截斷眾流句？」師震威一喝，僧作禮，師便打，進云：「恁麼則心行狼毒。」師云：「憐兒不覺醜。」問：「還丹一粒，點鐵成金，某甲特來請和尚點。」師云：「將鐵

來。」進云：「某甲不會。」師云：「你將甚麼喚作金？」僧便喝，師便打。問：「參學人必須盡情放下，既是盡情放下，又參箇甚麼？」師云：「你也說得是。」僧擬開口，師便打，僧禮拜歸眾，師云：「快參。」問：「西來大意即不問，今朝開堂事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山高水長。」進云：「四海僧流如霧集，且道作麼生接？」師便打，僧禮拜，師拈拂子拂一拂，云：「休擬議，莫狐疑，山僧一一攄陳，諸人各各委悉。知麼？即今貴還夏居士母難之辰發如是心，來我寶積院裏設供飯僧，啟請山僧陞於此座，敷揚玅義，每念嗣續維艱，但恐箕裘罔托，朝乾夕惕，念切依皈，山僧事不獲已，只得於老幹上發些嫩枝，說箇生生不息底道理。大哉乾元，萬物資始；至哉坤元，萬物資生。天地合德，日月合明，左旋右轉，摩盪生成，乾兌離震，巽坎艮坤，長幼卑尊，各有區分。且道區分箇甚麼？老梅花古淡，稚桂葉精神。」拈拄杖卓一卓。

朱裔芳為慈母誕辰請上堂。師拈拄杖卓一卓云：「此是裔芳知恩報恩底一片孝心，諸人共見共聞，且道見聞箇甚麼？昔日世尊乃淨梵王之太子，不紹王位，割愛辭親，入雪嶺修行，成道證果，說法四十九年，度盡累劫宗親，至今稱為能仁大孝。即今裔芳雖居俗諦，念切歸依，乘茲慈親壽誕之辰，興齋辦供，禮請山僧陞座開示，且道與世尊是同是別？若道同，映雪寒梅趁朔風；若道別，滄海桑田無間歇。也不同，也不別，蟠桃六千年始方結。」以拄杖畫〇相云：「諸人還見麼？獻桃仙子從天降，送酒麻姑特地來。」

解制，上堂。座元問：「桃花浪暖，語燕鳴鶯，陽回暖谷，氣勤花神，場開選佛，百二圓成。從今以後又向何處安身？」師云：「山前、山後，溪西、溪東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百舌來休枝上語，鳳凰怎肯共同棲？」師云：「憐兒不覺儂家醜。」進云：「古人道：『牛過窗櫺頭角易，惟有尾巴最難去。』和尚即今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且道山僧如何秖對上座？」進云：「如是則石鴿穿雲連斗戲，金騮渡海帶山嘶。」師云：「即當不少。」乃豎拄杖，云：「只這箇，年年三百六，日日十二時，因甚十月十五謂之結？二月十五謂之解？雖然，事不同途，要且理惟一致。即今山僧恁麼也得、不恁麼也得、恁麼不恁麼總得，畢竟如何？百二十期今已周，放出為山水牯牛，東觸西敲隨任運，只要水草調得周。溪東牧，溪西遊，種月耕雲莫放休，國王水草隨意喫，得優游處且優游。優游且置，山僧過此又作麼生？桃花浪暖魚龍化，重展絲綸別下鉤。」

大笑崇禪師語錄卷之中

書記空情錄

## 小參

佛成道日，值師誕，會吾楊居士為男寄名，請小參。「釋迦老漢不解腦後抽釘，卻又眼中著屑，賺得後代兒孫盡謂之睹星悟道。山僧抱恨含冤，乘此日為伊洗雪，豈料會吾居士及節因時，將長男來我高峰院裏寄名保關，山僧只得不惜眉毛葛藤一上。還委悉麼？飯眾懸旛，福壽無比，呦呦鹿鳴，嘛呢叭[口*迷]。」

衡山法伯和尚圓寂，對真小參。高聲喚云：「衡老漢！呼之又不應。」顧視左右云：「覓之又不見。」指真云：「分明在目前，相逢不覿面。」良久，云：「夜明簾外轉身來，豈可清風臥金殿？」

小參。「諸昆仲！今結制三日矣，竊念隙駒易過、駟馬難追，古人曾 惜寸陰，汝等豈可輕易放過？凡參禪底人，譬如國家用兵，先須布陣安營、堅設墻塹，外不放入、內不放出。外不放入，則外息諸緣；內不放出，則內心無喘。心隨境轉、境隨心生，心境雙忘，自然靈光顯現，方知本來面目不從外覓、不向他求，何須參師訪友，向他人喉下討氣？則知自己眉毛不在他人面上。山僧恁麼說話，也是畫蛇添足、與缽安柄，檢點將來，當墮拔舌地獄。何故墮？不見昔日文殊起佛見、法見，被世尊威神攝向二鐵圍山間。且道山僧與文殊是同？是別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寧可將身墮地獄，莫將佛法作人情。珍重，珍重。」

隕西周縣尹畢七，小參。喝一喝，云：「此是居士為國惜民、歷劫長存底面目，有何生死去來？只因恩愛牽纏、世緣不破，故爾輥入幻化場頭，作箇幻人、做些幻事。即今山僧不惜眉毛，為伊掃開葛藤。何以故？立春前，山僧來賀你；立冬後，山僧來弔你。正眼看來，功名富貴譬如水上浮漚，生死去來猶若草頭朝露，方知萬化皆空、萬緣總幻，生亦幻、死亦幻，富貴功名總亦幻，幻亦幻，幻到幻無可幻，居士有不幻之面目長存；來亦空、去亦空，恩愛家緣總亦空，空亦空，空到空無可空，居士有不空之精靈儼在。雖然如是，正恁麼時，且道與山僧又在甚麼處相見？」撫掌，云：「乾加二、兌連三，九羊、十馬，七鼠、八猿，三雞、四虎鬧喧天，忙道山僧不唧溜。錯算不為瞞，七七四十九，金烏飛、玉兔走，象王行、獅子吼，知有不知有，百年三萬六千朝，牙齒依然還在口。」復喝一喝。

羯磨，小參。拈拄杖，卓一卓，云：「無量法門、百千玅義，總被山僧擊碎了也。諸人於茲薦得，更有甚麼佛馱耶？達磨耶？僧伽耶？五戒、沙彌戒、比丘戒、菩薩大戒？其或未然，犀因玩月紋生角，象被雷驚花入牙。」

考功小參。豎拂子云：「道在邇而求諸遠，事在易而求諸難。難難，朝朝共起夜同眠；易易，一箇鼻頭兩孔氣。即今鼻孔有氣者，出來與山僧相見。」監院出，師喝一喝，院云：「這箇也不消得。」師云：「山僧今日失利。」化主出，師問：「父母未生前面目，你作麼生會？」答云：「火燄山前三峽水。」師云：「且放過一著。」執拂侍者以拂置於桌上，便出，師問：「汝手中底瞚？」者作揮拂底勢，師云：「不愧為吾侍者。」執杖侍者以杖度與師，便出，師豎拄杖問云：「汝手中底卻在山僧手裏，汝即今底又在甚麼處？」者豎起指，師云：「汝那一指與山僧手中底是同是別？」者云：「一樹梨花靠粉墻。」僧出，師云：「汝往常慣弄手腳，即今一切俱不許，汝又作麼生？」僧云：「直日事繁，忘卻了也。」師便打。考畢，師擬開示悅眾，即敲引磬，大眾作禮，師云：「山僧今夜失利，且道即今文殊又在甚麼處？」座元云：「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」師便歸方丈。

小參。「大道只在目前，要且目前難睹；欲識大道真體，不離聲色言語。古人恁麼道，寶積則不然。」驀豎拄杖：「大道只在目前，目前何不快睹？」卓一卓，云：「欲識大道真體，諸人切須薦取。即今有向聲色裏承當者麼？出來與山僧相見。」眾答不契，師云：「有眼底因甚不解見？有耳底因甚不解聞？有口底因甚不解說？有腳底因甚不肯行？」復卓一卓，云：「只為分明急，翻令所得遲。」

易府純素道人對靈小參。「昔日世尊將正法囑付國王、大臣、婆羅門等，俟末法時代助宣正法，眾等各乘悲願，或現國王身、或現宰輔身、或現將軍身、或現居士身、或現童男童女身、或現宰官婦女身。道人可謂現宰官婦女身於易府者，年來持齋茹素，禮誦《金剛》，末後剃髮染衣，皈投三寶，豈奈塵緣牽絆，世網羈縻，不能得登般羅彼岸。即今報緣既盡，脫幻歸真，且道如何是歸真底面目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無死亦無生，來去復何論？《金剛經》裏句，忒殺太分明。道人還記得《金剛經》麼？過去心、未來心、現在心俱不可得。既三心俱不可得，且道畢竟如何？識取鉤頭意，莫認定盤星。會得山僧道底即會得《金剛經》裏說底，會得《金剛經》裏說底即會得山僧道底，會得山僧道底與《金剛經》裏說底，則知道人本來面目與如來同體，如來面目與山僧同體，山僧面目與四生六道一切眾生同體。道人還信得及麼？脫或未然，更有一頌：

凡持金剛多感應，肉身身裏睹金仙，但能不著諸有相，何須九品復生蓮？」復喝一喝。
小參。「今宵香畢上單，打箇瞌睡鈸子，敲開眼睛，忽然得箇消息。且道是甚麼消息？天晴日光達，落雨地下深，寸指是五雙，二四還如八，八八六十四，五四三二，一一歸何處？處處綠楊堪繫馬，馬蹄踏殺遍天下。夢覺歸來，道底顛四倒三，卻也顛三倒四。明明說與諸人，因甚諸人不識？莫狐疑，休擬議，一鏃三關只這是。叮嚀再叮嚀，切記又切記，夜永更深，勿勞久立。」
為周遇舟居士對靈小參。「生死幻夢，去住空花，夢幻空花，乃生死岸邊事。居士年來虔心奉佛，持誦《 金剛》，《 金剛經》云：『如來者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故名如來。』於茲薦得，則知幻而有生，覓生底了不更得；幻而有死，覓死底了不可得。既覓生死不可得，即今居士厭世離凡，畢竟向甚麼處安身立命？」彈指一下，云：「青山只解磨今古，流水何曾 洗是非？」
分座治平，羯磨小參。豎拄杖，云：「此是汝等潔淨的法身，原來一系不掛，更有甚麼染污？只緣執妄迷真，有人、有我，認賊為子、將奴作即，以至種種愛緣，故爾沉淪不息。即今山僧不惜眉毛，為爾諸人掃開藤葛。何故聱？昔二祖請達磨與之安心，磨云：『將心來，與汝安。』祖云：『覓心了不可得。』磨云：『與汝安心竟。』三祖請神光與之懺罪，光云：『將罪來，與汝懺。』祖云：『覓罪了不可得。』光云：『與汝懺罪竟。』看來何心、何罪？何佛、何生？於茲薦得，一任婬房裏訪彌勒、酒肆裏覓觀音；脫或未然，腳跟下也不得輕易放過。」

## 茶話

茶話。拈起餅，云：「此是雲門餅，諸人切忌帶齒沾唇。」舉盃，云：「此是趙州茶，吞卻不若吐卻。識得吞吐分明，一任汝等於二六時中行住坐臥、待客迎賓，任性逍遙，更無一毫勉強。即今眾檀越敦請山僧開場選佛，且道這佛字還著得也無？諸人不妨出來道看。」維那作禮，師云：「也不消得。」便歸方丈。
座元母難請茶話。「寧上座相隨山僧二十三載，每於二六時中奉塵執巾、擎茶捧果，山僧隨時攝受，並無佛法商量。然山僧三百六十骨節、八萬四千毫竅，一一是伊記取分明，何待伊母難之期請求法要？且山僧腸肚并無屎屁，只有面上眉毛終朝拖泥帶水，且道即今還在也未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咦！有勞眾慈，各請歸位。」
除夕茶話。「年年此日是除夕，看來何常有更易。今年人是去年人，明年日是今年日。五九盡日又逢春，明朝元旦是初一。溪頭柳

眼綻黃金，嶺畔梅腮敷白玉。就裏機關事若何，一箇鼻頭兩孔氣。不問周吳鄭王，那管趙甲錢乙。鏨鏨鏨，假雞過關，指瑕奪璧。明朝祝聖宜早，大眾勿勞久立。」

茶話，維那出眾云：「二月陽春仲，山花次第開，堤柳披金鎖，和風掃玉階。特請和尚垂慈，道箇因時及節底句子，貴圖滿座知音。」師云：「今朝二月十四，卻也有些喜氣，可喜日暖風恬。又道明朝解制，兩堂龍象整齊，箇箇頂天立地，打開舌底關頭，腳底絲綸斬去，一任汝等東去、西去、南去、北去，去到去無可去，汝等又作麼生？各下一轉語看。」座元云：「金烏飛銀漢，玉兔隱滄洲。」一僧云：「千里溪山隨指顧，一川風月任逢迎。」又僧云：「任他行盡天涯外，難忘室中不夜燈。」眾答畢，師乃云：「阿呵呵，會也麼？休錯過，莫蹉跎，明朝解制自有下落。」良久，云：「雖然如是，也不得離俺這裏。」

## 機緣

情侍者頌公案呈師閱，師云：「還須著力研窮。」者云：「覿面承當。」師云：「承當箇甚麼？」者低首，師震威一喝，者隨聲亦喝。師云：「除卻喝，還有麼？」者拂袖便行。師云：「放汝三十棒。」師夜坐次，謂僧云：「今夜好月。」云：「請和尚月看。」師畫圓相示之云：「這箇與天上底是同？是別？」師喝一喝，僧作禮云：「再乞一偈。」師示偈云：「明明一鏡照當空，說甚別來說甚同？識得其中端的旨，光明何處不圓通？」

## 佛事

### 掛鐘板

「聞聲悟道，見色明心，猶未是衲僧最極頭處。大眾！若向未舉已前承當，不煩二老神用，山僧只得杜口絕詞；若承當不得，山僧向第二頭舉似諸人，諸人切須記取。」顧視左右，擊鐘板各一下，云：「若將耳聽終難會，眼底聞聲始得知。」

### 摘鐘板

「坐琉璃殿，垂夜明簾，混然一體已全該，明應眾緣而不忒。從上以來，推尊此位，且道全身奉重底一句又作麼生道？」良久，摘下

鐘板，以鐘覆板上，背卻板位，作女人拜云：「文王在上，於沼於天，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。惟有宗風無更易，選佛場開不記春。」

為治平鐵祖畢九設供

喝一喝，云：「年年三百六，來無定數；日日十二時，何曾 有盡期？既無定數，又無盡期，東家垣墻，西家籬。因甚如此告報？秖緣我治平祖翁換日偷天，欺瞞作賊，揚輸詐敗，斂跡迷蹤，奈有不識好惡底，說甚麼生死去住，首九盡九？崇孫則不然，象馬有角，牛羊無角，無角底夜半正明，有角底天曉不露。正恁麼時，生死不存，去來不立，前後際斷，泯絕有無，又作麼生？」復喝一喝，云：「不腆菲供，伏惟尚饗。」

為治平鐵祖設忌

「堂前燭影輝煌，爐內檀煙縹緲。瓶中水石草花，席間菜羹瓜荳。更有一品，覿面親呈，師翁不妨下口。」喝一喝。

高峰老人圓寂拈香

喝一喝，云：「這老漢作這般去，就惑亂人家男女，也瞞我大笑不得。何故噇？水自無瘡，勿傷之也。」展具三禮。

三期設供

「饑饉初停，滿盤藜藿，縱有佳餐，吾師不取，畢竟以何為供？」插香爐中，揖露柱云：「尚饗。」

老人圓寂治平，竺和尚封筋子一雙，野雲法叔率眾至高峰設供，請拈香。

高聲喚云：「老人知麼？此是治平野雲法叔率諸禪德設供開九，以表手足之情，以盡法門之誼。雖然，竺和尚禁足關中……」舉來筋云：「且喜覿面親呈。即今老和尚如何下口？」連喝三喝。

迎老人真歸寶積安位

指真云：「描不成，畫不就，怪殺丹青，渾身漏逗。既是渾身漏逗，不肖兒郎將老人迎歸寶積院裏。且道大眾向甚麼處相見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火鏡尚懸，勿勞久立。大眾一齊作禮。」

## 二九設供

「秋風颯颯，秋雨霖霖，老人面目，無減無增。既無減無增，即今十八日以來，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？」良久，云：「雖然雲駛月運，舟行岸移，未免終日域中。且道如何是神須世表？」插香爐中，云：「諸般菲供不堪陳，願賜慈悲哀納受。」

## 八九設供

「西風今已盡，瑞雪又方臨，霜林敷白玉，殘菊墜黃金。值茲吾師八九之期，且道又作麼生供養？」良久，云：「七旬坐斷去來根，庭草猶他一丈深，愛子不知塵垢面，奉親尤識死灰心。雲封古徑苔新綠，夢破鐘聲撞舊林，曾 憶枝頭百舌語，聲聲噪出是佳音。」喝一喝。

## 畢九設供

師至座前，良久，云：「及盡去也，直得三世諸佛口掛壁上，猶有一人呵呵大笑。即今老人口掛壁上了，還有為老人出氣者麼？如無，且聽崇上座據款結案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群陰今剝盡，一陽又復生，勾甲咸萌折，野壑蟄龍伸。正恁麼時，不裝珍御服，偏著敝衣巾 。雖然如是，夜明簾外、寶鏡臺前原無兼帶，豈有正偏？既無正偏，且道不肖性崇一片微忱、諸般供養，老人還來鑒格也無？」復喝一喝，云：「若教頻墮淚，滄海也須乾。」

## 百期設供

「老瞿曇皇宮降誕，指天指地；碧眼胡脫身棺槨，隻履歸西。惹得後代兒孫一箇箇攀條依例。笑上座不解畫蛇添足，值茲吾師十旬之期，說幾句親切話皆報諸人。吾師生也本不生，鷓鴣啼出月三更；吾師死也原無死，翡翠踏翻荷葉雨；吾師來也本不來，木馬嘶風踐三台；吾師去也原無去，石鴿穿雲連斗戲。也無去，也無來，兩頭坐斷絕疑猜。既絕疑猜，即今還有知恩報恩者麼？」撫案云：「昊天罔極。」

## 二周設忌

高聲喚云：「老和尚！」自代云：「諾。二載以來向甚麼處去來？」自代云：「東勝神洲，北鬱單越。在此作甚麼？」自代云：「不識。恁麼則無事也。」自代云：「兒孫得力，祖父不知。既是不知，且道性崇即今虔設諸般供養，老人還來鑒格也無？」自代云：「謝爾殷勤，無可秖待。既如此，因甚又道不知？」復自代云：「陋巷不騎金色馬，問途卻著破襴衫。蒙師指示，諸仁者知麼？若道是性崇，卻是老人；若道是老人，卻是性崇。殊不知老人在性崇口頭，性崇在老人舌底。若信得及，不勞性崇鼓動唇皮；脫或未然，且聽性崇與諸人一一分析。」喝一喝。

## 掃聚雲萬祖塔

「洛書石磊磊落落，蓬萊水曲曲灣灣，磊落底千層聳疊，灣曲底萬派迴環。老人在此雖居尊貴，不顧兒孫，恁麼則兒孫亦不識祖矣。既不識祖，即今不肖崇孫到來，這三拜禮也可？不禮也可？」良久，云：「伏惟圓鑒。」

## 為慶雲卓峰法兄設供

「昔日我來，吾兄迎我；我去，吾兄送我。此是有賓有主。正恁麼時，亦無迎，亦無送，可謂賓主混融。且道如何是賓主混融底一句？」良久，云：「於戲！尚享。」

## 收靈骨

拈拄杖向空指云：「遍法界是吾兄底法身，從何處收檢？盡虛空無些遮障，那容覆藏？雖然如是，一向土面灰頭，則阿爺、阿娘衣食凍餒，枯瘦如柴，為兒底全無供奉。即今性崇為吾兄點破機關，還須權歸方丈。」遂覆卻瓶便歸。

## 送靈骨

「昔日住此，今又去此。去此住此，原無彼此。既無彼此，即今畢竟如何結案？請君再進一盃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」

## 入塔

舉：「疏山和尚造壽塔已竟，院主白云：『請和尚定酬工價。』山云：『謂將三文錢與匠人、兩文錢與匠人、一文錢與匠人。』院主不契，後舉似大嶺，嶺云：『若將三文錢與匠人，和尚此生決不得塔；若將兩文錢與匠人，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；若將一文錢與匠人，累及匠人眉鬚脫落。』即今吾兄塔已造竟，工價早酬，少不傷廉，多不傷惠。且道全身奉重事又作麼生？」放下骨瓶，云：「慶雲院裏無他事，瓜瓞連綿不記秋。」

為無動大德起龕

「崇聖院裏我迎你，高峰山中我送你。若論衲僧分中，一點容不得你。即今情誼分中又作麼生？」以手引龕，遂行。

舉火

「同甘共苦二十年，而今脫去復何言，普賢行願今雖畢，腳跟底事勿瞞盱。腳踏地，頭頂天，髮長鬚短，鼻直眉橫，更有一端難舉出，說破原來不直錢。攛下火炬云：丘乙己，化三千，可知禮也，悠悠蒼天。」

為見修大德送靈骨入江

骨餅，云：「諸仁者！還見麼？此是見修不朽底法身，原來劈不開、捏不聚，橫身落在山僧手中，碎為微塵，卻又合為骨餅，一任殺活縱擒，收來收去。且道作麼結案？」拋下，云：「天不能蓋，地不能載，日月不能照臨，泥沙豈能掩蓋？入火不能燒，入水不能壞，優游任運縱橫，那拘水陸空界？沉潭切勿安身，寒巖下不可貪愛，度盡眾生出苦輪，脫體逍遙無罣礙。如何是無罣礙底一句？咄！我為法王，於法自在。」

為高峰老人設忌

撫掌一下，云：「脫去六載今已周，百棒曾 經一掌酬，老人面目仍依舊，山自青兮水自流。既是老人面目仍依舊，即今大眾見麼？」拈香爐中，云：「向後也須記得好。」

為越宗化主，收靈骨

「來自荊楚來，去從蜀東去，楚蜀雖然不同，雲月何曾 有異？山僧為汝指箇路頭，向後不得左猜右疑。還知不異底道理麼？」撫掌一下，云：「一向腳板朝前，即今要爾頂[寧*頁]觸地。」遂拈骨入瓶，云：「蒼天！蒼天！」

## 入塔

「火鏡懸，西風度，越宗化主尋歸路。枯木寒巖勿安身，死水沉潭休凝注。畢竟如何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大千沙界任縱橫，此地他方何拘束？」

## 迎靈安位

「有生有死，有來有去。無死無生，無來無去。死生去來，了無拘繫。既無拘繫，且道住即是？不住即是？咦！夜半日頭紅。」

## 為天然禪人入塔

「茹蔬持齋，歷有多年；祝髮披緇，本分修行。即今厭世辭凡，山僧為爾指箇路頭，向後不得回頭轉腦。」彈指一下，云：「上是天，下是地，自性天然；下是天，上是地，捏轉鼻孔。雖然如是，也不得坐在這裏。」喝一喝。
大笑崇禪師語錄卷之中終

大笑崇禪師語錄卷之下

侍者空榮錄

頌古(著拈)

舉：「僧問趙州(這問從甚處來)：『萬法歸一(半邊內煮乾坤)，一歸何處(一微門華藏)？』州云(年老成精)：『我在青州造領布衫，重七斤(止徒口快)。』」

拈云：「有時恁麼，有時不恁麼，畢竟如何？依稀似曲纔堪聽，又被風吹別調中。」

頌云：

屈拳伸手，收來放去。夾路桃花，風吹滿地。

舉：「僧問趙州(討甚麼碗)：『狗子還有佛性也無(不妨疑著)？』州云：『有○。』又僧問趙州(作麼作麼)：『狗子還有佛性也無(我到這裏卻不會)？』州云：『無。●』」

拈云：「趙州道有，十分親切；趙州道無，親切十分。雖然如是，且道在那裏見得？」撫掌，云：「不識，不識。」

狗子佛性有，逢人解哮吼，年年三百六，梅花開九九。狗子佛性無，覿面不識渠，渾淪無箇事，凡聖亦同居。

舉：「興化在三聖處為首座(切忌引壞人家男女)，聖問云：『汝道南方行腳一遭，拄杖頭邊不曾撥著一箇半箇(猶恐棒頭無眼)，你具甚麼眼便恁麼道(師兄師兄)？』化便喝(切莫造次)，聖云：『須是你始得(放過即不可)。』後至大覺處為監院(手足分中勤勞些)，覺問：『我聞汝道：「南方行腳一遭(草鞋錢費多少)，拄杖頭邊不曾撥著一箇半箇(恁麼那)。」你具甚麼眼○便恁麼道(不妨疑著)？』化便喝(是野干鳴是獅子吼)，覺便打(賞伊罰伊)，化又喝(只這是更別有)，覺又打(賞罰分明)。次日後，覺問云(婆心太切)：『我昨日疑你那兩喝(真語耶實語耶)？』化復喝(執著作麼)，覺亦打(有勞用)，化又喝(再來不直錢)，覺又打(蒼天蒼天)。三日後，化禮大覺云(禮下于人必有所求)：『我在三聖師兄處(作麼)，學得箇賓主句(咄)，總被師兄折倒了也(何幸如之)。願與某甲箇安樂法門(何不向神廟裏去)。』覺云：『這瞎漢(師弟也不識)，來這裏納敗闕(對親不說假)，脫下衲衣(頓斷掛心鉤)，痛與一頓(過在甚麼處)。』化於此薦得臨濟先師在黃蘗處喫六十痛棒底道理(斬新日月特地乾坤)。」

拈云：「一箇順水推橈，一箇逆風把柁，順水推橈則易，逆風把柁則難，不遇無情毒手，幾乎倦倚欄干，莫瞞盱，打破愁城別一天。」

一喝一棒又一喝，兩次三番遭折合。若於當下解抽身，免使大覺當面唾。

舉：「僧辭趙州(別圖方便)，州云：『有佛處不得住(坐著即不可)，無佛處急走過(也不得放過)，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(又恁麼道)。』」

拈云：「有佛無佛，莫住走過，恁麼恁麼，切忌說破。何以故？錯！錯！」

臨有話出太分明，無佛欲求有佛行，任意縱橫無罣礙，何妨對客數家貧。

舉：「僧問趙州(無事討事)：『如何是趙州(問阿誰)？』州云：『東門南門西門北門(中央鼈)。』」

拈云：「恁麼道，如何不是趙州？」

東門南門，西門北門，門門出入任般行。欲識趙州真面目，傍水倚山一坐城。

舉：「僧問趙州(討甚麼碗)：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(丙丁童子去討火)？』州云：『庭前柏樹子(西來意鼈)。』僧云：『和尚莫將境示人(莫會好)。』州云：『我不將境示人(適纔道甚麼)。』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(再問即不堪)？』州云：『庭前柏樹子(不是詩人莫獻詩)。』」

拈云：「恁麼問，恁麼答，西來意在甚麼處？」

趙州口頭不直屁，庭柏也當西來意。可恨阿僧不承當，煩他兩次重拈示。

舉：「南泉一日東西兩堂爭貓(火因風發)，泉提起貓云：『道得即不斬(蘇魯嗶哩娑婆訶)。』眾無對(失火難逃三窟兔)，泉斬貓為兩段(焚枝驚散一林鳥)。後舉似趙州(伯牙遇子期)，州脫草鞋頂出(龍門變化三春浪，鵬路逍遙萬里天)，泉云：『此子若在，救得貓(又悔雙出早，特恨獨歸遲)。』」

拈云：「一箇王家不正，反令兩班死漢人我爭雄，誰是令在必行？且道慈心安在？具眼底檢辨看。」

沒事兩堂起鬥爭，無辜斬殺實堪憐。常場若遇承家子，免使莫邪帶血腥。

舉：「雲門示眾云(婆心太切)：『聞聲悟道(裏著不得火)，見色明心(著不得沙)。作麼生是聞聲悟道，見色明心(說破不直錢)？』乃云：『觀音將錢買胡餅(一二三四五)，放下原來是饅頭(五四三二一)。』」

拈云：「雲門老漢一向掂斤播兩，因甚到這裏平貼貼地？具眼底會取。」

聞聲悟道，見色明心，糊餅饅頭任意吞。是一箇，是兩箇，分付參禪人，莫教妄穿鑿。

**舉：「僧辭歸宗云**(開口為甚麼不著舌頭)**：『某甲往諸方學五味禪**(窮思煎)**。』宗云：『我這裏有一味禪**(不勞拈出)**，為甚麼不學**(某甲不喜一味禪)**？』僧云：『如何是一味禪**(落他坑陷)**？』宗便打**(蒼天蒼天)**。」**

拈云：「這僧不采本地風流，何故向外馳求？恁麼踏遍諸方，不無海裏渴殺。只如歸宗痛加敲擊，未免苦責愚痴。委悉麼？山山時見雲飛度，處處常聞鳥亂啼。」

噓唏禪客實堪憐，覓火紅爐問丙丁，烈燄無邊君不薦，分明辜負老婆心。

**舉：「大慧上堂云**(白日說鬼)**：『今朝正是五月午**(貨賣當時)**，大鬼拍掌小鬼舞**(家親作祟)**，忽然撞著桃符神**(冤家路窄)**，兩手槌胸叫冤苦**(早知今日，悔莫當初)**。艾人云：「休叫苦**(作麼作麼)**，止有一處堪回互**(咄)**。」』遂拈拄杖云**(漏逗不少)**：『回互不回互**(無可不可)**。』卓一卓云：『回而更相涉**(不可喚作拄杖子)**。』擲下拄杖云：『不爾依位住**(拄杖拄杖)**。』」**

拈云：「魑魅多端話出，所謂及節因時，若論衲僧分中，只宜拔楔抽釘。何故？畫蛇添足。若有伶俐衲僧，當正說時，向前扭著云：『這老漢面皮厚多少？』又看慧老作麼結案？」

大鬼小鬼鬼打鬼，忽遇桃符都盧嘴。一念參差任縱橫，悔悔，一堂鬧亂皆由爾。

**舉：「顏淵喟然歎曰**(寐語作麼)**：『仰之彌高**(眉毛眼上橫)**，鑽之彌堅**(一破三關)**，瞻之在前**(切莫眼花)**，忽然在後**(錯過了也)**。夫子循循然**(搭梯設階)**，善誘人**(婆心太切)**，傳我以文**(萬象森羅非他物)**，約我以禮**(收來只在一毫端)**，欲罷不能**(吞不人吐不出)**，既竭吾才**(事窮必變)**，如有所立，卓爾**(是箇甚麼)**？雖欲從之**(朝朝共起夜夜同眠)**，末由也已**(舉步踏著)**。』」**

拈云：「顏子當時何不一笑而休，卻又睜眼說夢？雖是分明話出，未免裹足纏腰。還委悉麼？身在海中休覓水，日行嶺上莫尋山。」

覷不見，摸不著。勿思量，休錯過。仰鑽瞻忽止徒然，歷歷明明何拘縛。

**臨濟四料揀。**

寂寞荒村草色萋，故園桃李樹高低，落花滿地無人掃，月照五更有鳥啼。

閉戶垂簾任日斜，柴門懶啟絕煙霞，春光散盡君休惜，一任東風捲落花。

陽蔽陰凝景色朦，無人擊動寺樓鐘，山河盡屬朦朧裏，大地渾成混沌中。

不辭屐齒踏蒼苔，忽見羅浮山下梅，分付兒童和雪折，擔頭挑得幾枝回。

臨濟三句。

五更深夜黑漫漫，幾度行人淚不乾，混沌渾淪君不薦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。

明明話出玅難思，一句梅花馬上詩，雞唱一聲人睡起，阿誰不是丈夫兒？

學步孩兒實可憐，提攜失怙幾回蹎，噓唏多少狂禪客，仔細看來不直錢。

## 書問

### 復雲根諸紳士

昔日世尊在靈山會上，囑付國王、大臣、婆羅門、居士等，於末法時代各乘悲願，或現帝釋身、或現國王身、或現宰輔身、或現將軍身、或現宰官居士等身，種種應現護持正法。故爾自古法門弘護，多賴賢士大夫，為其乘夙願而來也。自吹萬老祖開法聚雲以來，雲根之宰官居士力為護持者，代不乏人。慶忠師翁復創治平，諸檀布金復倍於前。今眾護法不忍治平荒廢，復迎竺峰和尚轉錫開爐，可謂不忘靈山之囑矣。此種功德，不啻聚雲、慶忠兩祖於常寂光中合掌稱謝，即三世諸佛讚頌寧有盡哉？崇株守林泉，習懶成性，偶自高峰轉寶積，途中感冒 風寒，至今艱於舉動，俟漸調攝。倘賤軀妥時，是芒鞋[跳- 兆+孛]跳時也，但百無一能，恐不克克爐韛用。倘不棄愚魯，家裏人理家裏事，理所宜然，又何況諸檀賜召耶？率復不盡。

### 與嘉禾沈克齋法兄

手足異處，渴慕之殷，不間昕夕。想居士近來道體康寧，靜攝多方，且以留心藏海，福果日增，自是道愈高，德愈廣。若弟濫叨法末，識淺才疏，無能光顯門庭，有負先代，惟望居士特出手眼，輔正摧邪，俾湖海有志於道者咸知趨向，鼓舞當世，展播正宗，直使楊、李之風復振於今日，其為功末世不淺也。小徒廣慶慕德已久，特遣趨謁，祈居士不倦提攜，誘掖陶成，倘得蓮社重開，莫道大笑，與居士無話會時也。

## 復普陀別菴和尚

浙蜀萬里，音問罕通，手足異天，時為繫念。於丁卯佛成道日入治平，始得賢弟入普陀法語並老人塔銘諸作，欣躍無極。今既得大金湯，居止勝地，惟望賢弟胸次岸谷，忍辱慈和，接納方來，鞭策後進。倘遇就頭冤家，必須百煉千錘，切勿輕易放過，方知高峰正眼在賢弟鼻孔裏放大光明，遞代相承，一任照天照地。至於拙兄守拙一隅，除待客迎賓、穿衣喫飯外，別無一能。客冬被忠州紳士牽入治平社火場中，已是勞騷不過。今歲南浦護法又逼歸寶積結制，勢難推委，亦不過勉應眾情耳。時當末法，振起須賴其人，惟賢弟勉之。

又

冰侄歸，接法翰，始知笑侄孫住永壽，不覺撫掌欣躍。若非賢弟之大福德因緣，胡能至此哉！其後望其留心垂照，著意匡持，俾掌祖一脈悠長，功德誠無量矣。拙兄年近六十，白雪盈頭，且以抱病多端，不克撐理門庭，有辜老人慈望。惟願賢弟悲心永固，道體康堅，極弱扶危，光揚法化。至於彙集傳燈，不可過勞心力，當命記室有才能者分肩可也。

## 復永壽笑旨侄孫大師

別後二載，不勝歉然。正想念間，忽來書至，覽之甚喜。但永壽楚剎，居杭城勝地，福報人緣，豈同小小？可謂法門丕振，祖道昌隆，不可輕易主持。當刻刻經營，時時警惕，和以接眾，謙以待人。勿趨奉於權勢之門，勿驅馳於聲利之地，勿擇賢愚而疏接待，勿棄規矩而廢威儀，勿隨勢務以博名高，勿逐常流以取褻慢。座下衲子務要極力提持，不可私心自用，任意取捨。執事首領切須彼恭此敬，勿得任性偏私。大都近日禪流多虛少實，當以慈心方便造就曲成，拄杖頭邊撥著一箇半箇，光顯門庭，輝揚祖道，不負出家之志願，亦不負參學之苦心也。

## 雜著

### 閒散歌

散淡優游閒沒事，饑來喫飯困來睡，長鼾一覺翻身來，不覺夕陽已沉去。已沉去，漫虛棄，古人曾 把寸陰惜，忽然七月秋風涼，眨眼又到三十日。三十日，日日流轉原不息，試問君家事若何？

人生幻境急容易。急容易，何為據？現成公案人不識，不是苦心人不知，箇箇洗面摸著鼻。摸著鼻，漁父棲巢徒勞力，莫教錯認定盤星，還須識取鉤頭意。不談東土與西天，那管南田并北地？咦！

### 山居次韻

寂寞幽居過客稀，稱情何事不相宜，朝看尺鯉溪前躍，暮聽清風嶺畔吹。宅下翠雲春筍破，籬邊丹蔕晚棠披，林泉野興因忘世，豈為援琴待子期。

### 夜坐賡韻

丈室脩脩更漏長，頻呼童子更添香，銀床燭照光猶燦，瓦鼎茶烹煙漸涼。清話隨機銷俗塊，高譚滿座破天荒，讓他塵世豪令者，何似吾儕樂草房？

### 曇華詠雪次韻

優游盤石歷三冬，六出花飛展玉容，江上漁翁慵把釣，山前樵子懶登峰。紅爐著火火初熱，薄體添衣衣更重，啟戶乍驚梅放早，香肌襯處與誰共。

### 山居雜吟

林下優游歲月長，臨機玅用任施張，常垂法雨普天潤，永扇宗風遍界揚。喚醒群迷如振鐸，呼回幻夢似鳴篇，箇中消息誰能擬？一句無生齒頰香。
隳名黜利樂林泉，不在淵兮不在田，片席趺時橫大地，一聲吼處震長天。焚香掃地盡堪賞，豎指拈拳亦可傳，話到其中端的旨，破顏猶自笑先賢。
兀坐山居整日閑，並無別事到心田，清風塵引一雙手，明月杖橫兩箇肩。待客頻來煨榾柮，迎賓且去酌清泉，有人問我山中景，庭柏蒼蒼不記年。
山居無事讀傳燈，堪歎古人大顯明，剜腹剖心何隱諱，癡人無限受渠瞞。
山居無事漫蹉跎，豈把光陰錯放過，清旦問心忽至暮，不知來日又如何。

山居無事看浮雲，看得浮雲滿太清，亂舞斜飄霄漢裏，何曾 一點礙天真。
山居無事聽猿哀，聽得聲長也痛哉，腸斷可憐無暫歇，終朝逐日把兒懷。
山居無事夢無驚，夢破猶如夢裏人，世事人生渾如夢，從前何用苦勞心。
山居無事把心灰，世事全無到本懷，識得山中閑快樂，何妨就裏把名埋。
山居無事好徘徊，緩步長歌興未衰，更有一般真樂趣，山前蘭箭送香來。
山居無事看耕耘，看得耕耘苦十分，力田農夫皆若此，煮芹趺石莫辭貧。
山居無事酌清泉，多著黃蘆少著鹽，素位幽人安本分，肥甘何用污心田。
山居無事好優游，箇事無心究極頭，渴飲饑餐困便睡，煙波三月看漁舟。

## 行實

戊辰冬，兩堂首領請師敘說行由。師陞座云：「山僧乃本川北道順慶府岳池縣魯氏子，世以一經傳家，母周氏，生於萬曆辛卯，父生於戊子，少列黌序，叨入八齋之長，每以箕裘繫念，禱祈既久，於癸酉腊八日乃生。山僧未五歲，家嚴攜予讀書邑之鴨山寺，每聞僧誦《 華嚴》及二時課誦，常淚雨如傾，竟不捨經席，日與沙彌輩喜戲，不欲歸。值壬午寇氛四起，城郭俱破，癸未本邑虎頭寺，嚴慈相繼而逝，骨肉分離，不數日而隻影孤形，急欲出家，其可得乎？甲申，山僧被擄，隨寇營更變者七處，出生入死，苦楚萬端，不可枚舉。壬辰，如忠南聞老人卓錫高梁，山僧決志脫塵，適得石寶總戎、袁寶善居士迎老人出江，將山僧送至老人座前，老人喜與雉染，命參念佛是誰，久之有省，乃呈偈曰：『念佛是誰誰念佛，一聲高了一聲低，高低聲罷歸何所，石女雲中駕鷺鷥。』老人殊不示可否。五雲受具後制中，老人以句歸何處公案針芥三晝夜，拌死一回，乃得胸中了然，不覺發笑，遂呈頌座元。元白方丈云：『大笑於樹倒藤枯話已會得，和尚不可輕易放過。』山僧隨後竊聞，始得休歇。九剎相隨，始侍寮，次副寺，次監院，未肯一日無事。至癸卯，隨老人開創高峰，工未竣，老人應向化侯府請住曇華，將高峰院事囑累山僧，日為土木計。丙午工竣，迎老人歸高峰開爐。一日，上堂云：『今朝臘月一，寒氣將人逼，雪落滿林花，霜凝遍地

玉。兩堂雲水僧，箇箇赤骨[骨*歷]，親切轉身異類行，更有末後那一句？』山僧出眾云：『季冬年寒，和尚切忌口快。』老人云：『恁麼又怎得？』山僧點首。期滿後，命入曇華，將古人淆訛公案一一徵問清楚，遂印以法衣源流，有『珍重吾宗的的傳』之句，乃丁未臘月事也。乙卯世變，復迎老人歸高峰，以院事繁苦，遂辭職，徙隱萬之寶積。乙丑，老人將辭世，仍將高峰院事囑予，數年來兩剎奔馳，並不言及此事。戊辰冬，萬之護法勸請開爐，甚是螳臂當車，所有絡索安敢自隱？但述之慚惶，取大方誚，存也可，不存也可。」

大笑崇禪師語錄卷之下終

## 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## 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